

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

Volume 4
Issue 4 第四卷第四期

Article 3

January 1935

潮州藝文志：卷三

E RAO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饒鐸(1935)。潮州藝文志：卷三。《嶺南學報》，4(4)，61-89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4/iss4/3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潮州藝文志

卷三

潮安饒鏗鈍盒輯
長男宗頤補訂

經部

四書類

明

宋氏 翰 四書管窺 順治潮州府志二十三, 光緒嘉應州志二十九。

未見

薛氏 侃 魯論真詮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一, 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。

佚 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。

[補] 呂應奎 康熙惠州府志十四寓賢傳: 薛侃論學宗良知,以萬物一體為大,以無欲為至,質性剛柔,隨病而藥。時從遊者數十人,而李鵬舉葉尊尤日侍講席。精於易,每靜夜與二子說之。東莞學者迎居玉壺洞,一載還惠。在惠前後四年,歸揭陽卒。有圖書質疑經傳論義中說西湖記行世。擬著魯論真詮,未成,藏鵬舉家。又十餘年,蔓得其稿於敝笥中,追續成之。(宗頤按: 阮通志藝文略錄是書,題薛侃葉尊同撰,並引羅浮山志今編云: 侃擬著魯論真詮。

未成，又十餘年，葉得其稿，追續成之。光緒海陽縣志，藝文略亦依阮志引入此語）。

曾彭年編校中離遺書題記：案楊文愨公起元惠州寓賢記，稱先生所著有研幾錄，圖書質疑，經傳正義，中說，西湖記諸作；魯論真詮未成稿，藏李鴻舉家。又十餘年，葉得之其敝笥中，追憶續成之。王氏漸遠墓誌，何氏維柏傳，均稱所著有研幾錄，圖書質疑，經傳正義；湛甘泉氏宗山祠堂記，則僅稱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。以上四家所叙先生著述互有不同；然考文愨所稱前三書與王氏何氏同，其中說寥寥短篇，已見文集中，西湖記無存，至魯論真詮則明言葉氏續成，非盡出先生手著，且葉氏續書時，在先生既沒十餘年之後，則為家傳與墓誌之文所不及見，亦自有說，惟經傳正義為甘氏祠堂記所不載，則一疑案耳。馮刻舊集亦不及正義真詮二書隻字，馮氏去今近百年，搜輯較易為力，乃亦僅此，則此二書之亡，蓋亦久矣。（宗頤按：楊起元貞復，證文，此誤文愨。〔見康熙惠州府志十五人物〕起元纂輯萬曆乙未惠州府志所列之傳有五：曰名宦，曰寓賢，曰人物，曰列女，曰仙釋〔見惠州府志卷首舊序楊起元萬曆乙未序〕而采薛侃入寓賢傳，此不云寓賢傳而作寓賢記，未知何所本也？起元所撰傳文，葉廷鞠實錄附識載之，云侃所著有圖書質疑，經傳論義，中說，西湖記諸作，與康熙惠州府志侃傳正同。此於質疑上多一研幾錄，而經傳論義，則作經傳正義，亦與原文弗符也。又曾氏引湛甘泉宗山祠堂記，攷其文，今甘泉文集不載；而廷鞠實錄附識中有甘泉撰中離配享陽明宗山祠堂記一篇，屢述宗離功行，而弗論其著述，二篇名稱不類，疑非同文。蓋苟名為宗山祠堂記，則當在中離生前，為其建祠以祀陽明而作也。若名配享陽明宗山祠堂記，則當作於宗離卒後也。何以言之？中離撰陳海涯傳，言壬辰築書院於宗山中，建祠堂，祀王陽明，依薛僑行狀所叙中離生年推算，壬辰之歲，中離年四十七，然其梓行研幾錄，乃在嘉靖乙未，為五十歲；其著圖書質疑，在癸卯，為五十八歲；曾氏所引湛文，名宗山祠堂記，當在中離四十七歲時，湛氏為其建祠而作者也。則不應言及研幾錄圖書質疑二書，蓋其年之前後實不相合。凡此皆

曾氏援據未明之處，爰識之，用俟攷核云。

鐸按：魯論真詮，舊皆題侃同撰。因楊起元有「薛未完稿，葉續成之」之語。然攷答楊真復詢先師寓惠作郡志傳事書，言公之行，在朝廷在天下；其學在研幾錄，質疑，論義，易傳，魯論真詮，文集；其傳在文成全書，傳習錄。據此，則真詮一書，固中離親自編纂成帙，故葉氏與研幾質疑並舉。若尙未成書，必待葉氏續成；則葉氏答楊氏此書，距中離沒纔數年，不應先有是語。意者當時中離撰是書，草稿甫就而遽卒；更十年之後，葉乃取而寫定。或其稿已佚，葉追述平日所受於師門者錄之，亦未可知。後人不察，遂謂薛葉同撰也。惠州歸善府縣志葉本傳，亦不言葉有續魯論事，茲據葉答楊書改正，以中離著錄。曾君彭年，又因甘泉宗山祠記無正義真詮二書，疑莫能決，此亦未見葉氏答書耳。此書千頃堂及清初藏書家目錄，均不載其目，蓋其佚久矣。

宗頤按：禮部議論中離公策贊曰：「真知獨契，魯論發明，有功聖學，不愧師承。」明言中離於研幾易道而外，兼通魯論也。而葉答楊起元書云：「甲辰，公居玉壺洞。同門日質經傳，著經傳論義，更請疏二論全書，謂論在不精不粗之間，易褻邪說，正學明則支離之說自破。著魯論真詮，每書疏數十，令鵬侍坐，師同聲高誦，歎賞則止；如未甚快然，曰待易之，未曾少有繫吝已見也」。是尤足證中離治論語之精勤矣。中離於嘉靖甲辰，居玉壺洞，而沒在乙巳十二月，是其撰此書，適為死前一年也。楊起元謂中離著魯論真詮，未成稿，以此相證，其言足信。意當時此書，僅有劄記，而未條次，故楊云未成稿也。楊氏又言，此書為葉

追續成編。按惠州志十八詞翰載知府新安程有守所作道一篇跋，稱葉韓夫（葉萼字）輯鼎石周先生講錄，與中離之真詮合爲道一篇。則此書固由葉萼哀錄行世，而非中離手纂成帙也。其書原爲草稿，遺漏自多。葉萼於是追述平日所學於師門者直之，故楊云追憶續成也。阮通志藝文畧著錄此書，未加詳察，妄題薛葉同撰，而光緒海陽縣志復沿其謬，先君因爲糾正，然意似未盡，故茲加以申證云。

又按：此書光緒揭陽縣續志四藝文書目，與林濟川薛中離公訓俗垂規序，并作論語真詮云。

唐氏 伯元 古石經大學

存 醉經樓集附刻本。

伯元自序：大學表章，自宋儒始歟？非也。韓子原道是已。其首章孔氏遺書歟？非也。原道及夫子必稱經，此獨稱傳是已。然則是書曾子作乎？曰曾子作也。十日所視，何以云曾子也？將意曾子而記門人乎爲之詞者也。誰作之歟？曰虞松校刻石經於魏，表引漢賈逵之言曰：「孔伋窮居於宋，懼先聖之學不明，而帝王之道墜，故作大學以經之，中庸以緯之，」則大學中庸皆子思作也。曰：經緯之說信歟？曰：吾讀易，竊疑大學大象，中庸小象也。及見經緯之說，而偶得所同也，是故經緯之說信也。曰：今之所據鄭玄疏也，玄疏行久矣。近代諸儒無論，蓋二程朱子於是乎盡心焉矣。子何據而獨逵之稽也？曰：吾稽其傳受而可據也。按史：玄受之馬融摯恂，而傳之小戴聖，聖所傳出后蒼孟卿高堂生，而非祕府之藏也。逵父徽與其師杜子春，俱受業劉歆。當漢武時，周禮出巖屋間，歸祕府。至成帝朝，歆始表而出之，五家之儒莫見焉。故逵之傳歆出也，其後逵宦中祕，又著禮

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，爲學者所宗。於時友人鄭衆與逵齊名，俱有解；而馬融推逵最精，逵解故獨行於世。衆解不行，故逵之言可據也。曰：二書皆孔思出也。曷二之也？曰：析而故完也，分而故合也。聖人繫易象爻，不足而又辭傳也。是故大學畧而中庸詳，畧者序而詳者理也。可畧而詳，則序淆矣；可詳而畧，則理隱矣。淆與隱，而聖賢之意湮矣。是故其二也，乃其所以爲一也。曰：然則子之知所先後爲格物也，必石經而明歟？曰非也，吾有所受之也。嘗聞之師曰，「物有本末」一節是格物也，我太祖高皇帝曰：大學一書，其要在修身；而大學古本以修身釋格致。曰：「此謂知本，」此謂知之至也，皆不必石經解也。雖然，猶經解也，如石經則可以無解矣。曰：原道故遺格何也？曰大學論學也，原道論道也；原道重於治人，專責佛老之遺其外；大學先於治己，責及管商之遺其內。大學者，合內外之學也。夫誠意正心以脩身而已矣，格物致知以求誠而已矣。淆與隱，立言者之所憂也。善乎，程子之論也，其日有天德便可語王道，其要只在謹獨，蓋與原道互發，而默契乎知本之意。學者能由二子之言，以會我高皇格物之解，可與言大學矣。南京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唐伯元序。

毛奇齡曰：大學石經，今世所行，係唐開成間所鑄石。雖非漢熹平蔡邕舊跡，然與鄭注禮記原文，並無異同。至明嘉靖間，忽有魏正始本石經出於甬東豐考功坊家。其文但有變纂，不分章節：增「顏淵問仁」二十二字，刪「此謂知本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」「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」一十八字。其時海鹽鄭端簡曉從同邑許黃門相卿宅得其書，極爲表章。其言曰：魏政和中，詔諸儒虞松等，爲正五經，衛覬邯鄲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於石，始行禮記，而大學中庸傳焉。考魏史正始中，諸儒虞松等校過石經，魏邯鄲鍾會以古文小篆八分書之於石，豈在漢碑之西，則魏正始中原有五經書

石之書。其云政和，則宋徽宗年號，係正始筆誤。第是時無衛覲名，衛覲者，衛瓘之父。經典稽疑，據傳謂覲當以大和三年死，死時虞松年十五，鍾會方五歲，斷不能同時作書。且鍾會母張氏傳稱：會十三頌周禮禮記，則禮記之行，斷不俟會之書而始傳於世，其言之紕漏，不辨自明。至萬曆甲申，南戶曹唐氏伯元得其書於吉安鄒氏，遽疏請頒布學官。會其疏以別事與中貴忤，遂駁奏不行。然其疏詞則有云：石經大學，魏虞松受之賈逵。逵父徽，與其師杜子春俱受業劉歆。當漢武時，周禮出巖屋間，歸祕府，五家之儒，皆不可得見。至成帝朝，歆始表而出之。後逵官中祕，又注禮記傳義詁及論難百萬餘言，為學者所宗。於時友人鄭衆與逵各有解，而馬融推逵獨精，故逵解獨行於世，衆解不行。考漢史賈逵傳，逵但受春秋，為春秋五家說，並周官傳，並不受禮記，為禮記傳義，此皆借逵傳舊文，影射立說。如周禮出巖屋間，即周官也；五家之儒，即春秋五家也；其為傳義詁，即春秋之傳義也。唐氏不明五家為何家？周禮何禮？謬加禮記二字於傳義之上，固屬可笑；且當時有兩賈逵，一在熹平間受春秋者，一在正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，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，不及授受；而在後賈逵，則又焉得有馬融相推逵解獨行之事，此真囈語也。又其言曰：若注疏大學，則東漢鄭玄受之摯恂馬融，而傳自小戴聖，聖出自后蒼孟卿蕭奮，奮本之高堂生，是為高堂古文，當時以非祕府藏，不得與錄。夫禮記出自高堂，固自可據，然並無高堂劉歆兩本兼行之事，且慶戴三家皆立博士，而小戴所傳當時已著為經，其曰非祕府不錄，何以稱一？（西河合集），（宗頤按：毛西河氏以唐伯元疏詞，有石經大學魏虞松受之賈逵之語，遂肆意詆訶。攷伯元疏，不言賈逵傳石經事，其石經大學序，則稱虞松校刻石經於魏，表引漢賈逵之言；所云表引，非傳授之謂也。毛氏讓序為疏，復以表引為傳授，不亦謬乎？毛氏又以伯元借賈逵傳文，影射立說，至譏其

不識五家，不明三禮，亦失唐氏本意也。按唐序原文，引漢書言賈逵官中秘，著禮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以爲選，其言固謬；（後漢書賈逵傳原文，作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，唐氏以爲禮經傳義詁，誤也）。而毛氏引伯元語，誤以著禮經傳義詁句，爲注禮記傳義詁，以論難百餘萬言，爲百萬餘言，所差不更遠乎？翻校所得，謹識於此，以辨正焉。

朱彝尊曰：按豐坊偽石經大學，唐氏誤信之上言於朝，請頒行學官，而又述之爲書，與管志道交相倡和，皆夢魘之語也。（經義攷一百六十），（宗頤按：管志道有大學六書，共八卷，載經義攷）。

鏐按：魏政和石經大學，爲豐坊僞作，前人言之詳矣。曙臺是書，蓋其令泰和時得之吉安，經雖出自存禮，然今考其書；與豐本微異，如「此謂知本」，「此謂知之至也」。此謂「修身在正其心」一十八字，豐本刪而唐本有之；其增「顏淵問仁」二十二字則二本皆同，大學本在小戴記中，自朱子析出表章，強分經傳，爲之章句，於是天下學者，千百年來，誦習耽玩，狃於功令，惟知有章句之學，而不知有注疏之學，及陽明王氏起，始倡復古本，還鄭注孔疏之舊。唐氏此書，雖以石經爲本，顧其於朱說窮理致知之意，猶謂失之未遠；惟極力攻擊陽明，謂其致良知於事事物物，則是格物在於致知，爲兩失。今按唐氏小疏中，其釋致知在格物章云：不曰先而曰在者，明格物卽致知也；修身之功，至誠意止矣，然誠至難言，物之不格，則以非誠而誠者有之，故誠意正心者，修身之功也，格物致知，求誠之事也。唐氏解釋此段大抵尙不差，惟訓在爲卽，則差之遠矣。本文之意，自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」，至「先致其知」，蓋用逐層推深意，尙有所屬也。「致知在格物」句，云「在」不云「先」者，明明德至於格物至矣，盡矣，無復加矣，故以「在」字結之。致知格

物是二非一，若致知格物，則言欲誠意先致知可矣。又何必復云致知在格物乎？若夫陽明之釋大學也。言大學之要，誠意而已矣；誠意之功，格物而已矣；誠意之極，止至善而已矣。又云不本於誠意，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；不事於格物，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。支與虛，其於至善也遠矣。此等解釋，何等明白透暢，而唐氏必刻意詆諆之，反遵信倒置經文之石刻爲本，沾沾爲之注釋，且欲疎請頌之學官，何其愚也。此書廣東通志海陽縣志藝文略不著錄，茲據千頃堂書目經義考補入。

宗頤按：伯元此書，唐彬求賜論疏作大學注釋；嘉慶澄海縣志十八作石經大學解；而千頃堂書目二及經義攷一百六十，則咸作石經大學，名與豐坊僞本同。然攷伯元自序名曰古石經大學序，可知此書實名古石經大學也。書舊鈔有傳本，道光間普寧方耀重刊醉經樓集，附刻卷後，繇是得再流傳於世。其書於經文稍有注解，然匪詮釋訓詁，特欲證學庸兩書，皆孔伋所撰，以申賈遠經緯之說也。書首爲石經疏詞，次石經大學序，次載豐坊僞本引虞松等語。又次則爲經文，細覈其字句，與豐本微有別。其經文不刪「此謂知本」「此謂知之至也」「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」一十八字，而豐本刪之，一也。其經文前引虞松語首句，不云魏政和而作魏正始，二也。其與豐本差異者僅此，所謂古石經大學者，蓋伯元得自吉安鄒氏。（石經疏詞稱，臣令泰和吉安，知府張振之手古石經大學授臣。詢其自，乃從今翰林院庶吉士鄒德溥爲舉人時所寄，隨錄一册簡之）。即豐坊僞本，匪別一石經本也。（朱竹垞言，豐坊僞石經大學，唐氏誤信之，上之于朝，足證兩書同本）。夫豐本之僞，盡人皆知，魏政和三字，素

爲群儒所指摘。(吳應賓曾駁之，至名其爲亡是子虛，見經義攷一百六十。)今唐氏此書，獨作正始，迺知所傳豐本之作政和，蓋傳寫之訛也。且舊所傳豐坊僞本，其異於註疏本者，在於經文倒置，及增入「顏淵問仁」二十二字，而所省去「此謂知本」等十八字，唐氏此書竟存之，又可見此十八字者爲脫簡，豐坊原本，未曾闕也。故論豐坊石經本，唐氏此書，實其真面目也。

姚氏冠四書註解 雍正平遠縣志三。

未見

雍正平遠縣志三：姚冠，號弗塵，大柘人，聰穎力學。崇正元年，以明經高等授學正。隱居不仕，恬澹寡營，一以聖賢誠意正心之學，教授生徒，造就多士，仕進通顯，半出其門，人稱爲文穆先生。著有四書註解，及詩集行世。

蔡氏承瑚中庸藏枕 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。

未見

光緒海陽縣志七：蔡承瑚，字華夫，少有雋才，崇禎庚辰進士，授崑山知縣。爲治靜正，邑人德之。乙酉，澄寇破海邑，承瑚集鄉兵敗之，所著有中庸藏枕，善居集行世。

宗頤按：陳衍虞序四書借說有云：予與用缶先生共硯席十年，見其每豎一義，莫不窮高極遠，成中庸藏一書，爲不傳之秘笈。所云用缶，卽承瑚之字，至言其成中庸藏一書，與海陽志作中庸藏枕有異，則未審孰是也。

清

陳氏修 四書會解 張經陳拓潛傳。

佚 陳拓潛傳。

張經陳拓潛傳：先生名修，字拓潛，壯歲嘗築舍普陀岩，喜茅鹿門陳明卿評點史記，時時向人指說，鬚眉輒張，人稱爲陳太公云。順治辛卯間，集友青蓮社，招余爲文，時先生五十餘矣。

又贊曰：『往先生在余塾中，年七十矣。日夜讀莊書，嘗爲余說內篇，洋洋乎超向郭而上也，屢欲竟外篇而不就，甚矣余不能讀書親友益也。先生歿後，撫卷茫然，白雲在天，引領何及？嘗輯四書會解一書，欲余弁其簡，至今篇帙飄零，其負徐君深矣。先生嗜學篤古，貧無四壁，又有羊舌之悲，卒時七十七。歲在丙寅，適值潮變，斂形以葬，悲哉！』（雍正惠來縣志十八藝文）。

宗頤按：陳修惠來諸生，乾隆潮州府志文苑傳，雍正惠來縣志賢蹟傳並有傳。藍鼎元高其行，曾取與鄭國光合撰爲陳鄭二生列傳（見鹿洲初集八）。云修字擴潛，與張經傳作「字拓潛」異，不知孰是？又文中不言其著有四書會解，想其書亡佚已久，故藍氏不知之也。

蔡氏 召似 四書借說 蓮山續文稿一。

未見

陳衍虞序：往者神宗未造，及啓禎之際，學人競談匠心，皮置傳註。其言曰：白文尋味不窮，彼詮釋者，龜毛兔角耳；且詮釋爲舉業地也。經生家言：龍翔鷓鴣，揮洒盡致，吾輩解經，如郭象解莊子可矣。徒効兒女喁喁，步趨傍母，無乃釋氏所謂爾看經牛皮亦穿乎？一二識者，起而尊徽國之遺著，大全之是非，章綜句櫛，窮其要渺，天下靡然從之，於是紫陽夫

子，活現人間矣。今聖人益銳意性命之學，延英問難，扶輿鉤深，發西銘通書之所未發，聞風興起，集四子書問世者比比，皆不敢離經畔道，理學一燈，蓋燦若日星也。然而意見橫出，純駁分途，約則不該，泛則過蕪。友人召似，乃羅網群言，斷以獨得。槌戶六載，而借說成章，意括於數言，順文敷詞處，如父老談農桑，家人話鹽米，落落自異，不循常徑，一開卷童穉皆解。夫借之爲言質也。借古人義蘊，供我蒐獵；借一己慧舌，闡古深心。試質之泗水鄒山，想亦拈花微笑。嗚呼！袁玉爲榮，鍊金成液，是書必傳無疑也。余與用缶先生共視席十年，見其每暨一義，莫不窮高極遠。蓋由入山不挾文字，寒夜擁絮，危坐冥搜，遂成中庸藏一書，爲不傳之秘笈。計其爲諸生冠進賢宰緊縣歸來，今墓草芊芊，又四十年矣。有文孫召似，負卓識奇才，闡揚聖諦，爲闕里功臣，可不謂家學之盛歟！然則召似之借，不獨借先賢珠玉，又借乃祖弓裘矣。若夫有不可借，有借外之借，慧心人自參，知不在枯椿舊處也。（蓮山續文編一）。

鐫按：召似爲用缶先生孫，見於衍虞敘文，舊縣府志皆無傳。所著四書借說，藝文畧亦不著錄，今據陳序補入。至召似乃別號，其名爲何，今亦無從考也。

李氏 允升 四書要解 嘉慶澄海縣志十九文學傳。

未見

嘉慶澄海縣志十九文學傳：李允升，字展玉，南洋人。郡庠如梅子，乾隆辛酉，選拔司鐸英德。倡明正學，士多得所宗焉。解組時，年近八旬，猶日據案作蠅頭小書，註釋經史，著有四書要解。

陳氏 通 四書解義 嘉慶澄海縣志十九文學傳。

未見

嘉慶澄海縣志十九文學傳：陳超，字義高，蘇灣人。乾隆丙午舉於鄉，著有四書解義，制義，體裁，分類讀編各種，藏於家。

林氏 雷門 四書講義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。

未見

宗頤按：此書南沙林氏族譜作四書口義。

吳氏 羔 四書隅反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。

未見

范氏 生洸 四書要旨 五卷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林傳。

未見

四書詳說 二十卷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林傳。

未見

四書返約 十卷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林傳。

未見

鏐按：嘉慶大埔縣志：言生洸性耽書籍，矻矻窮年。然所著四書詳說返約諸書，其弟生澆，實參訂焉。是生洸纂輯之書，不必盡出其手也。生澆字鴻輝，又號水軒，歲貢生。

張氏 超羣 四書講義 三十卷 嘉慶大埔縣志十七儒行傳。

伏 嘉慶澄海縣志十七儒行傳。

嘉慶大埔縣志十七儒行傳：張超羣，字述俊，別字類山，東文，部正吉長子。弱冠謹嚴，有道學風。日閱松陽講義朱子條辨不釋手，賞心者皆手自抄錄。復為學者詳其義蘊，每講必整衣冠，雖盛暑不廢，人以為難。乾隆庚午登賢書，未及謁選卒。著有四書講義三十卷，未及梓，毀於洪水。學者猶或記之曰：「此類山先生之說也。」

錢氏長青四書講義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。

未見

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：錢長青，饒平人，天性純孝，屢試不售。年七十，猶應童子試。至老，力學不倦，教授生徒，娓娓數千言，至夜分不寐，以為常。撰四書講義，通鑑略，及卒，門人號曰韜瑾先生。

謝氏之浩學庸句解 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。

未見

張氏雲經四書字解句解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。

佚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。

楊氏乘時學庸書說 嘉慶大埔縣志十七儒行傳。

未見

嘉慶大埔縣志十七儒行傳：楊乘時，號艾園，白侯歲貢生。嗜詩書，敦孝友，終其身先志承顏不少懈。自為諸生，有聲譽，著有學庸書說，藏於家。

張氏友稱四書章旨 同治大埔縣志十七儒行傳。

未見

同治大埔縣志十七儒行傳：張友稱，號□□，少研程朱之理。家貧，筆耕教人，矩步繩趨，從游者多獲益身心，邑中爭延聘之。著有四書章旨，未梓卒。

張氏萬春四書證韻 同治大埔縣志十七百齡傳。

未見

同治大埔縣志十七百齡傳：張萬春，精歧黃，且好學，編有四書證韻，藏於家。

鄭氏 昌時 四書要典 韓江聞見錄七。

未見

韓江聞見錄七：午夜燈條，辛未壬申，予設帳揭邑，巽宇李公署深蒙青睞，課讀之暇，多取予所未見書相勸，故四書要典一書，實草創於是，而其時焚膏，殊矻矻也。

又陳觀樓夫子昌齊，乙卯主脩廣東通志，仍司粵秀鐸，昌時呈近作說隅四種，夫子爲叙，其一曰四書要典。（宗頤按：昌齊海康人，乾隆進士，歷主雷陽粵秀講席，生平精考據之學，著述甚富，有賜書集若干卷。）

宗頤按：昌時曾爲自賦詩一首，以表其著述，有句云：「聞見說隅歸筆錄，」附注曰：聞見錄十卷，楊學博洪孝廉序刊；典要說隅四卷，楊觀察黃觀察序刊。所云典要，當卽此書；唯其名與聞見錄作要典者異，未審孰是？又楊黃兩觀察不知何人？此書舊曾付梓，惜今未見傳本，故莫得攷核也。

薛氏 然 四書辨疑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。

未見

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：薛然，號起藜，揭陽人。爲人尙氣節，義士林鴻冕延爲參謀，殺賊安良，與有力焉，著有四書辨疑。

范氏 乘元 中庸解說 同治大埔縣志十七宦蹟傳。

未見

同治大埔縣志十七宦蹟傳：范乘元，字彝甫，三河紹蕃孝廉長子也。淹博覃思，著述號專家，外尤妙達緯象，精歧黃青囊諸書。嘉慶庚午鄉試，中副車，衆爲不平，遂絕意舉子業。教諭信宜二十年，陞瓊州教授，手著指測錄刊行；其中庸解說，詩文各集，藏於家。

楊氏 斌字 四書義 同治大埔縣志十七儒行傳。

未見

林氏 夢鶴 四書集解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。

未見

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：林夢鶴，號九峯，潮陽人。博涉經史，為諸生三十餘年。屢困場屋，不以得失介意。居恆講學，後進多所裁成。清操峻節，足跡不及公門，年五十六卒。著四書集解，唐詩箋注，茶經彙編。

許氏 登庸 四書節解 光緒揭陽縣志四藝文。

未見

光緒揭陽縣續志四藝文：四書節解，不分卷數，康熙間太原縣知縣許登庸著，未刊。

鏗按：許知縣登庸，字揆翁，號萍川，揭陽縣城人。康熙乙未進士，選授太原令，政聲卓著，未幾告歸，為榕城山長，多所成就。乾隆乙卯重宴鹿鳴，同室五代孫曾多至五十三人，時人榮之。

[補] 許氏 瑤 論語集說 吳鴻藻靈光集五。

未見

[補] 吳鴻藻 許瑤傳：許瑤字澄齋，澄海冠山鄉人。道光間諸生，世為農圃。瑤幼而孝謹，勝衣就傅，尊師重道，如老成人，識者賞為遠器。少年沈深好書，讀孟子即知有義利之辨，天爵人爵之分，胸中瞭然，出言已驚其為父老。及長讀考亭遺訓，益恍然有得。思以道覺世，布衣素位，講學西園。遊其門者，有庠序上舍生若干人，且有年長於瑤者，然亦不可多得。蓋世久沈溺於俗學，不知道學為何物，惟穎異之士，樂聞所未聞，恨相見

晚也。縣令尹公，式其閭，顏其廬曰：「枕善而居，」廣文廖公亦嘆爲中流砥柱焉。瑤雖嘗青一衿，然於舉業毫不措意。以文字之工，與雕蟲小技，同類而輕視之；以爲人受中以生，頂天立地，自有大者遠者在。凡關關濂洛之學，研究不遺餘力，以求達於聖賢。博極群書，而歸於守約；學問思辨，而篤於力行。當是時人心方趨科名，歆富貴；父兄以是求，子弟以是應。矯然自命爲士者，幾乎舍詩字文以外，無事業。瑤倡理學於鄉，聞者駭怪，訾爲不近人情，甚或誣以僞學，欲借事以傾之，而瑤剛正不少懼也。當道耳其名，藉爲士林矜式。廣東提督學政李公文園蒞潮，訪其廬而謁焉，嘆爲理學宗傳。及官禮部尙書，而萬里雲箋惓惓於許先生不置；以爲澄海自明代唐伯元倡理學以後，越數百載，乃有許先生瑤，此所謂鏡中錚錚者也。門人舍其俗學而請業者，咸得解惑進益，欣欣然樂道學之晦而復明，絕而復讀。親炙講座，常至忘餐廢寢，而瑤亦毫無倦容。年踰八十，力學不懈。門人吳金錫壽以詩云：「南宋迄今七百年，冠山一老接薪傳。遐齡已度釣璜後，好學還居瞻竹先。悠久無疆仁者壽，自強不息古之賢。愧吾四十無聞日，徒向師門立雪邊。」著有論語集說，大學看讀，孟子摘要，史鑑當知錄，西園尺牘等書。（靈光集五）。

〔補〕許瑤自序：明純儒胡敬齋曰：「今更有聖賢出，其說不過於大學語孟中庸，此□□莫過於小學近思錄。學者能於此處真知實踐，他書不讀無憾也。顧亭林曰：「知錄解易豫卦成有渝无咎曰：「昔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，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。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，王是以獲沒於祗宮。」傳曰：「人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！」聖人慮人之有過，不能改之於初，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。教之以成有渝无咎，雖其漸染之深，放肆之久，而惕然自省，猶可以不至於敗亡。以視夫迷復之凶，不可同年

而論矣。故曰「惟狂克念作聖」，竊嘗申論之：太上有德，譚無容易矣；其次改過二字，學者之第一務也，可以終身行之有不能盡矣。願過有一已獨有之過，有天下同有之過：一已獨有之過易知，天下同有之過難曉。煙賭好色，大故無狀，一已獨有之過也。詩文寫字，雕蟲小技，天下同有之過也。卽改一已獨有之過，亦未必能便改天下同有之過。改則入於聖，不改則終於狂，聖狂之分，在改與不改而已；改與不改之機，在知與不知而已。然則知過願不重哉！人可不以不知過爲憂哉！周子曰：「仲由喜聞過，令名無窮焉！今人有過，不喜人規。」又曰：「人之生不幸不聞過，聞過則可賢。」程子曰：「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，亦可謂百世之師。」二子之言，皆大改過之意，正以其爲適賢適聖之路也。則甚矣改過二字關係非小也！呂東萊謂「宴安爲衆惡之門，以智入者以愚出，以明入者以闇出，以潔入者以汙出，以廉入者以貪出，宴安一已獨有之過也。若夫天下同有之過，觀程朱之言。是□□善之路，則以智行者必以愚到，以明行者必以昏到，以潔入者必以汙到，以廉入者必以貪到，人見其昏愚貪汙，而莫知其所以昏愚貪汙，蓋由門路之差使然也，非人之定爲昏愚貪汙也。故孟子曰：「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」又曰：『詩云：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」孔子曰：「爲此詩者其知道乎？」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。」孔子又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其謂是乎！咸豐七年丁巳夏月許瑤澄齋謹識。（靈光集五）。

〔補〕吳金錫跋：朱子曰：「自天降生，民既莫不與以仁義禮智之性。然其氣質之稟，或不能齊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分之所有而全之。一有聰明睿智能其性者出於其間，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，使之治而教之，以復其性，觀此知君師之所由作矣。願思三代上，君與師合；三代下君與

師分。合則道行，分則道明。道行則天下爲唐虞之世；道明則我儒聖賢之徒。此大聖人所由繼衰周爲素王，不得行其政教於當時而獨得傳其道教於後世也。乃歷顏曾思孟而後其傳遂泯，至千餘年宋之五子興，始燦然復明於世。自是以來，聞而知者代不乏人，而我澄齋許夫子遂應運而興焉。嗚呼！今日者異端蠱起，俗學盛行，天下滔滔，江河日下。吾夫子獨挽既倒之狂瀾，作中流之砥柱，是蓋崧嶽誕降，間氣所鍾，而爲道統中之碩果也。金錫不幸，不得親炙於童冠之年，合汚世而誤入俗學；而猶幸得受業於既壯之日，沐教澤而知反迷津。日與世兄及友侍坐書樓，執經問難，凡有啓發，篤信奉行；而夫子亦以聖經賢傳，每多發前人之所未嘗發，言俗輩之所不能言，要無非欲卽聖賢之語，引而歸之身心，不徒視爲干祿之具，使書自書，我自我，兩不相涉。茲論語集說之刻，雖簡約無多，而有益於世者不少。若夫擴而充之致廣大而盡精微，則尙有學庸看讀，孟子摘要在。吾輩烏可不視爲至寶，而佩服勿忘哉？咸豐七年歲次丁巳冬十一月上浣長前四日海陽受業吳金錫，修亭拜識。（靈光集五）。

〔補〕孟子摘要 靈光集五。

未見

〔補〕許瑤自序：孟子之書，豈容揀擇去取？然以其書太多，難以熟讀；讀之者往往處後而多不熟，此甚不可也。四書之中，惟孟子易以觸發，可爲初學入門之一助，但世之讀全者，無分緩急輕重，不過徒於口誦，未嘗心唯，只爲欲識題目，曉解說，做時文，取爵祿於己而已；初非有意於求聖賢之心也。如此則勿論矣。觀朱子於門人有心向道者，示以先讀告子盡心兩篇，誠以其易於觸發人故也。茲因世人少知循此之序，懼子孫亦踏此弊，無以爲興起之機，故爲集此，似可半補小學之缺，自小學不以之

取士，而人知讀者少。此則題目所繫，人所必讀，無容推諉放緩，又思以永久不失。惟是付之剞劂，壽之梨棗，庶幾可恃以不朽。然則茲選也，亦猶行朱子之意也云爾。咸豐六年暮春之月序。(靈光集五)。

宗頤按：許瑤別有學庸看讀一書，爲其所著西園家藏之第三種，(家藏詳見子部儒家)。吳傳稱其著有大學看讀，當爲學庸看讀之一部，茲不更著錄。許瑤道光間人，郡縣志無傳。

黃氏世傑 四書精選備要 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。

未見

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：黃世傑，字直方，號文岱，藍田人。少有才名，與鄧大進友善，同見知於學使惠士奇。乾隆丙辰舉於鄉，壬戌成進士，叙選知縣，未仕。著有四書精選備要，史鑑叶韻四千文，皆有裨於學者。

郭氏光 四書宗註闡義 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。

未見

林氏顯榮 四書申義 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。

存

林毓琳先大父行狀：道光之末，海內文人，方以靡麗辯博相高。操舉業者猶喜雜譏旁稱，蒐討隱僻，以冀幸於一得，利之趨而忘其義，華之掇而遺其實，大父慨焉。搜集宋儒學說，成四書申義一書，以求合朱子明道教人之旨。弟子歲著錄者百數，又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，傳殖廣續，篤守矩矱。我鄉風俗淳古，學者循循雅飭，不欲違反先訓，以決情憤欲者，咸謂淵源所自，啓自先公。豐順丁中丞雨生，至此爲嶺南泰斗。則大父教澤覃及之遠，可想見也已。大父諱顯榮，號晦閣，歿於光緒某年，享壽八十

三，由明經報捐訓導。(虞山集)。

宗頤按：四書申義一書，載近韓林氏家範經義述要中，凡上下論上下孟四篇，外別有大學中庸精義二篇，所謂四書申義者，當合此學庸二篇而成書者也。

小學類

清

郭氏光音義千條錄二卷 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。

未見

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：郭光音義千條錄二卷，於同此一字，音切殊而義頓異者，於說文玉篇廣雅埤雅諸書外，參互考訂增補而衍成之。

右訓話

明

夏氏弘字考二卷 千頃堂書目三，四庫全書總目四十三，續文獻通考一百六十，謝啓昆小學考二十六，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一，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。

未見

四庫全書總目四十三：字考二卷。(浙江汪啓淑家藏本)。明夏弘撰。弘字用德，號銘乾，海陽人。是書上卷凡三類：曰誤寫字，曰疑似字，曰誤讀字。下卷凡二類：曰通用古字，曰通用聯字，意在訂六書之僞而不能深研古

義；但稗販於近代韻書字書之間：如說鷄字必從佳，不知古文實從鳥，見於說文。謂「豸」字連「獬」前稱「豸」，不知本字實作「𧈧」，其豸乃蟲豸，亦見於說文；頗為失考。「些」字於誤寫字條下注音「梭」楚歌聲，於通用聯字條下以楚些標目，而注曰梭去聲，亦自相矛盾。又不通翻切，多用直音：如「檣槍」之「槍」云音「當」，「臨邛」之「邛」云音穹者，尤不一而足。其去佩孺字鑑諸書，蓋不可以道里計矣。

銜按：銘乾夏大令宏，爲橫州知州建中仲子，乾隆潮州府志儒林傳，光緒海陽縣志并有傳。所著字考，見於四庫存目，各家著錄皆題曰存；惟海陽縣志註云已佚。銘乾學頗淹博，少與林尙書熙春遊相善，故尙書爲建中墓銘云：“年來與詔安結社，朝夕譚名理。”又云：“公四子仲宏，卽詔安令，有學行，能繼公志。”（城南書莊草九）。而府縣志亦稱宏罷官歸，授徒講學，深究天人性命之蘊。所著有天文地理性理，銘乾子，篆譜諸書，據此則銘乾不獨深研六書，且又兼通推步之術矣。惜遺著今無一存，卽書目亦莫可曉；而此僅存之字考，縣府志反不之及。可見銘乾著述，或不止於是也。

宗頤按：此書浙江進呈書目有著錄，作二冊。

清

楊氏 天培 方言錄 同治大埔縣志十七宦蹟傳。

未見

同治大埔縣志十宦蹟傳：楊天培，字孟瞻，號西巖，白侯人。博極羣書，登乾隆戊辰進士。除貴州龍泉令，後改惠州府學教授，著有西巖文稿黃鈔行世；又奇姓錄，方言錄，楊氏譜系考，潮雅拾存若干卷，藏於家。

郭氏光字學拾遺四卷 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。

未見

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：郭光字學拾遺四卷，凡公牘文移州縣志乘方言俗札所見所聞彼此異同之字，爲康熙字典所不載者，旁搜博采，詳註音義，分爲十二地支名等集。

鏐按：照堂郭廣文光，研精史學，旁及六經，所著音義千條錄，余已著錄。此字學拾遺，據傳稱，乃於康熙字典之外，別蒐通俗文字以成書者。考歷代字書，以康熙字典爲最賅備，當時以官方之力，開館分職，旁搜遠討，彙成鉅觀；然紕繆闕漏，終不能免。蓋字典所重者在考古，故每逢古義古言，不憚繁引博徵，而土俗習用之字反有時略而不載：如薑芥之「薑」，炸藥之「炸」，或有形無義，或形義並遺，若此類者不一而足，故其書雖號集字學大成，而終未墜人注意者。廣文此書，能注意於方言俗話，不知較顏氏千錄字書，楊氏古俗字略奚似？然以其體例推之，當必有可觀也。志言廣文平生撰述，概未梓行；今距著書時，又百禩矣。恐遺本已無復存，謹識之以俟訪焉。

右字書

明

蕭氏端質廣韻府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循吏傳。

未見

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循吏傳：蕭端質，字日質，潮陽人。修撰興成次

子，侍御端崇仲弟，與季弟端升同登嘉靖丙午鄉薦，授靈川令，歷攝南平壽樂大田連城諸邑，所至皆有聲。著有廣韻府，及梅花百咏。

清

饒氏 南古音纂 嘉慶大埔縣志十七儒行傳。

未見

嘉慶大埔縣志十七儒行傳：饒商，字公序，別字質居，城坊人，乾隆丙辰舉人。幼羸疾，默然湛思，坐擁古冊，冥心解會。著有西園初稿，古音纂，藏於家。

李氏 三捷詩韻歸母五卷 嘉慶大埔縣志十七宦蹟傳。

未見

等韻譜 嘉慶大埔縣志十七宦蹟傳。

未見

嘉慶大埔縣志十七宦蹟傳：李三捷，字魯園，泗城太守瑜之子，乾隆戊子領鄉薦。有至性，父卒，哀毀盡禮。讀書沈思強記，通象緯，精韻學，作詩韻歸母五卷，及等韻譜，存於家。

張氏 對聲韻字釋同廣義六卷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一。

存 天嘯樓藏原刻本。

對聲自序：右無所謂韻也。自魏李登作聲類，晉呂靜倣其法而作韻集，其韻書之造端乎？齊周彥倫著四聲切韻，沈陸繼之，而唐韻廣韻集韻禮部韻略古今韻會韻府群玉代興矣。大約文則古簡而今煩，義則古寬而今密，其天下靡然而群趨者勢也。夫古之為韻可知矣：虞夏並存歌詩，商周備著三百，騷人盛于楚國，賦手隆于漢京，彼其時無所謂四聲也，安有

反切？無所謂反切也，安有部分？考之於詩，降一音也，豈分平仄；行一音也，豈別陽庚？邶風讀「來」爲「離」，雅詩讀「來」爲「力」，不以方言累也。衛風讀「憂」曰「攸」，王風讀「憂」曰「要」，不以叶讀嫌也。若此者，因心矢口，天籟自和。聖人之所刪存，天下之所習誦，未有以爲病者，然至今日而竟依放之，則又□□，則四聲之定也非一世矣，反切之習也非一人矣，韻部之分而復省也亦非一日矣。音之輕重清濁，義之彼此異同，前人有其訓，後人遵其矩，今一切剷除之，學者毋乃蕩然無法度之可守乎？故唯「覓」讀「齧」，沈約極歡；甄姓呼「堅」，林摠坐貶。况又驅之以科舉之文，束之以官，限之以韻，主司以是衡士，士子由斯發名。故雖繁且密，天下靡然趨者，勢使然也。國家文治光被，聖祖仁皇帝，壽考作人；於御極之五十年，御製佩文韻府，萃內府萬有之書，駢集於韻字之中，極古今之大觀矣。五十五年，復製康熙字典，據典以覈義，義富而典不遺；因善以審音，典明而音備舉。至矣哉！聖天子考文爲重，以寡臣民之過者如是。是書出而萬殊之義，百變之音，指掌瞭如矣。况區區韻字乎？夫韻中異同互出之字，吳氏謂之“通轉”，楊氏則曰：“轉注”。“轉注”本六書之名，自毛氏斥許氏「考」「老」之非，楊氏以轉音注義爲解，最能暢明其說。蓋許主形而楊主音義言也。嘗卽楊氏之說求之，有轉一音則有一義，而音與義均者；有轉數音不過一二義，而音贏於義者。有更數義不過一二音，而義餘於音者。又有拘於方言之別，轉數音而別無義可注者，此類散見於四聲一百六十部之中，初學拈韻，父師不能悉講，授之將有誤，一以至再，習實以爲常者。竊不自揆，輒取頒行之佩文韻府，擇其重複散見之字，釋於每字之前，仍具以音。夫音以義生，義由音轉，音義之於字，猶形影之於人也。校之近，則無勞於旁搜，習之熟，乃如得之故我。雖繁複爲譏，於初學不爲無助。又

於字典之精義，韻府之叢語，亦畧採而附益之。義以實其腹，藻以文其言，均幼學之急務也。書成，名曰釋同廣義，學者將和聲以鳴國家之盛，庶幾其熾矢之先導乎！嘉慶十一年丙寅八月望日，大埔張對墀序。（韻字釋同廣義卷首。）

同治大埔縣志十七儒行傳：對墀受潮郡陳憲幣聘，輯釋同廣義韻書，行世。

鐫按：張丹崖韻字釋同廣義一書，多依前人成說，非能獨抒己見。蓋丹崖於韻學，本不甚精；觀其稱楊慎解轉注，以轉音注義最能暢明其說；不知轉注與叶音本不相涉，楊氏之轉注古音畧，其援證辯博，誠有足多；丹崖雖驚其才而傾倒，亦緣未諳六書之義耳。然自來韻書，類華多而解義少；初學檢韻，開卷茫然。此書每字必注音義，而後及於韻藻，可謂華實兼資，勝於詩韻合英多矣。據大埔縣志，此書乃丹崖受潮郡陳憲聘輯，陳憲不知何人，府縣志皆無考也。

宗頤按：對墀此書，共二冊。卷首有自序一篇，凡例九則。次為韻部目錄，蓋遵韻府羣玉一百六部之分，而附注舊部分合異同於其下也。次為四聲分配圖，則依章黼韻學集成以立說也。又次古韻攷，則採綴邵長蘅古今韻畧之語。又次詞韻式，則全鈔蔡珠淵詞韻定式。蓋為引迪初學，而非於聲韻有所闡發也。是書名韻字釋同廣義，實倣佩文韻府，取殊韻同字者，注其音切，解其義蘊，益以詞藻而成者也。

又按：此書凡例末條云：是書作於癸亥年三月，成於丙寅年六月。雖不無他事之間，然亦非草草完事矣。其校正脫誤，斟酌詳畧，

温灼坡先生爲多。(瑞桃,丁酉孝廉,海陽教諭。)而吾友黃月堂,(禮桂,丙午孝廉)。全年楊璧堂,(廷科,戊申孝廉,番禺教諭)。鄭秋暉,(宋蘭,戊申孝廉。)內弟范衍堂,(紹蕃,己酉孝廉,)吳祉菴,(常輟,壬子孝廉。)田滄洲,(宗海,候補教諭)。互參詳焉,是其鈎纂此書,不可謂非精心結撰也。

又按:此書凡例第四條云:韻中同字有本音轉音叶音之別,今韻中(即指釋同廣義書中之韻)。於叶音皆已注明,惟本音轉音,尙未及剖析,似當另爲別錄,容俟嗣出。是對墮於叶音轉音,當別有探究。今檢舊郡縣志,并無此種撰著,豈其書無刻本而失傳乎?抑有志而未嘗從事編理乎?則已莫可知矣。

姚氏文登初學檢韻嘉慶澄海縣志二十五。

存

〔補〕文登自序:自律韻典,矩矱秩然,不可混亂。究心聲律者,無不式金式玉,以雅以南。惟是試席之作,難以猝搆,每苦韻書浩繁:如四支十三元等韻,字音逕庭;四質十三職等韻,字音髣髴;初學每限一韻,茫難尋覓,况今時藝之外,加以詩賦,真無晷刻除功,更欲於覓韻銷費光陰,殊爲可惜。因遵字典成式,以韻附字,於韻同之字,亦畧爲箋釋,俾操觚家一閱卽知,期便舊年初學,名爲檢韻袖珍,在績學之士無所用此,極知貽笑方家。昔人云:享帚自珍,絨石知謬,非敢妄附著述,庶以撮壤崇山,導涓宗海云爾。嘉慶四年歲次己未秋九月朔日澄海姚文登松陰識。(鏡光集五)。

錢大昕序:自許祭酒說文解字,闡明諧聲之旨;呂靜李登,始辨聲韻,休文彥倫,研審四聲。洎陸法言切韻出,而二百六部,燦若日月經天矣。

唐以詩賦取士，爰有同用獨用之例。宋禮部韻畧，亦場屋所用；唯窄韻十三處，許附近通押，與唐韻小異，其它亦無改也。金季平水王文郁所刊韻畧，舉所謂同用者而併之為一百六韻，意在便於場屋，而每韻下仍注同用獨用，則猶承宋禮部韻畧之舊，非有改作也。元科場雖主經義，經疑仍兼用賦。其時士子所用者大率本於平水韻，而或專屬之劉淵，亦攷之未審矣。明科場屏詩賦，專重四書，士大夫不知韻為何物，而當時所頒洪武正韻，任意併省，尤昧於古法。三百年間，女士訖無遵用者。豈非直道自在斯民，難以私智強增益哉？我國家右文稽古，遠邁前代。聖祖仁皇帝御定康熙字典，佩文韻府，洞徹聲音文字之淵源，高宗純皇帝釐定科場條例，兼用唐律取士，鄉會試及學使者歲科兩考，遵行四十餘年，雖遐陬人士，咸沐浴于雲漢為章之化，揚風扞雅，超唐宋而上之矣。澄海姚子松陰，自粵遊吳，出其所著初學檢韻一編見示。其於同聲異部，同字異韻之別，辨之審而守之約，洵可為詩賦家圭臬。而松陰顧自謙曰：「吾為初學設也」。昔南宋宏詞，誤讀“襄”“尺”；近時博學，或味“旂”“旗”，音韻之道，雖賢者容有千慮之失。得是編而辨析之，皎如列眉矣。詎獨為初學之益也哉！嘉慶四年冬嘉定錢大昕序於吳門紫陽書院。（嘉慶澄海縣志二十五）。

〔補〕吳鴻藻姚文登傳：姚文登，號松陰，澄海人，清乾隆間廩生。素研究韻學，著有初學檢韻一書；依康熙字典例分十二集，並遵佩文韻府詩韻字數，注明某字為某韻，以便稽檢；尤於同聲異部，同字異韻，辨之明而守之約。條分縷晰，凡例謹嚴。大埔饒太史慶捷序其書，有云體舊而趣新，義明而詞淨，學始慎習，莫先乎此。君曾自粵游吳，以是書就正於嘉定錢學士大昕。當是時，錢學士已退老書院矣。閱是書推為詩賦家圭臬，贈以弁言，此嘉慶四年冬月事也。踰六年而錢學士卒，君亦歸道山焉。子

炳章，嘉慶十一年丙寅歲貢。（靈光集五）。

宗頤按：姚文登初學檢韻，阮通志藝文畧不著錄。其書予嘗觀之，共二冊，卷首殘闕，不知刻於何時。錢竹汀以清代經師，稱其書於同聲異部，同字異韻者，辨審而守約，可為詩賦家圭臬，則姚氏於韻學之能分析疏通可知矣。吳傳稱饒慶捷曾序姚氏此書，然志乘未見其文，唯桐陰詩集卷六，有題初學檢韻二絕耳。

右音韻

附錄

明

蕭氏 端升 三字經 嘉慶潮陽縣志十六儒林傳。

未見

林氏 元蕃 小學注疏二卷 康熙潮州府志九。

未見

康熙潮州府志九：林元蕃，號釀素，平遠人。弱冠補弟子員，授徒三十餘載，四方景從。訓書不泥講本，要以明聖賢立言之意。崇禎間，以歲薦授瓊州昌化司諭，講學課文，十年如一日。著有小學注疏二卷，忠孝注疏二卷，行世。

清

曾氏 襄隆 千字對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書德傳。

未見

乾隆潮州府志三十耆德傳：曾廣隆，字洙栢，海陽人。幼穎敏，好讀書，探奇抉奧，矻矻窮年，髦而弗倦。仿周興嗣千字文，著千字對。組織百家，囊括萬有，屬對精工，搜羅宏富，並自加注釋，刊而行之。

宗頤按：曾廣隆，光緒海陽縣志有傳，亦稱其編有千字對一書，唯藝文略則不著錄云。

黃氏世傑 史鑑叶韻四千字 光緒揭陽縣續志三賢能傳。

(第三卷終)